

#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第三回 黃泉路母女巧相逢 青埂峰朋友奇遇合

話說尤三姐拉了香菱到裡間房內，悄悄的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有句話對你說，你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。我聞甄老伯已修成半仙之體，凡屬同道之人斷無不認得之理。你可替我問問柳湘蓮的下落。」香菱聽了，不由的笑起來。正欲恹他玩笑，只見黛玉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好話不背人，你們有什麼私話在這裡說來了。」尤三姐見有人來，也沒細看是誰，是從後門走了。這裡香菱笑著將尤三姐的話，告知了黛玉。黛玉聽了，把臉一紅，拉了香菱的手，好像有話說不出口來的意思。香菱是極聰明的人，早已會過意來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明日一總替你們問問我父親就是了。」黛玉聽了，便拉了香菱走出來，笑道：「咱們今日人多，晚上都在那個屋裡睡，早些說定了，好教他們收拾臥具。」妙玉道：「我還要求警幻仙姑的指教，就住在他那裡罷。」秦氏道：「我和二孀娘、鴛鴦姐姐就在西套間裡睡。我們娘兒們好幾年沒見面，我們還有話說呢。」迎春道：「很好，菱姑娘就跟著我，在林妹妹房裡住。尤家二姐姐、三姐姐也別回去，大家晚上熱鬧熱鬧罷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已許下同他們往地府裡去呢，也要回去收拾收拾才好。」尤二姐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姊妹倆一塊兒回去，明日一早在牌坊那邊擺了祖錢，候著你們罷。」說著，仙女們捧上茶來。大家吃了一回茶，警幻和妙玉、尤氏姊妹告辭，各自回家。這裡迎春、黛玉、鳳姐、秦氏、香菱、鴛鴦、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九人又談了一會別後的情事，這才各自歸寢。

次日黎明，香菱起來梳洗畢，先往警幻前殿見他父親去了。

甄士隱未免又勸慰了香菱一番，給了個小小錦匣兒，上寫著「仙家妙用，警謹開看」八個字。香菱知是仙家之寶，不敢細看，遂緊緊收藏起來。又問湘蓮、寶玉的下落，士隱只說得「青埂峰」三個字，便走出殿門，忽然不見。

香菱怔了半晌，悲傷了一回。正欲回來，只見遠遠的尤二姐姊妹兩個在那裡招手，叫他道：「這裡來！」香菱聞言，只得跟了來到牌坊外，早有仙女們擺著圍屏、桌椅、酒果伺候著呢。三人敘禮坐下，尤三姐便笑道：「老伯走了麼？我的那個話你可問了沒有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問了，倒惹的我父親說我不害羞，怎麼替人家問起這個話來了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這是你編排的話，老伯口裡那裡說出這樣老沒正經的話來呢！」香菱正欲回答，只聽尤二姐道：「那邊他們一伙子都來了。」

大家看時，果見前邊是兩個小太監御著雲車二乘，後邊鳳姐是行裝打扮，身穿絳色襖兒，外罩三藍片金鑲邊的嵌肩褂，戴著貂鼠昭君套，越顯得風流出眾。隨後就是迎春、黛玉、秦氏、鴛鴦、晴雯等一齊到了。眾人讓鳳姐上面坐，兩邊讓尤三姐、鴛鴦也坐了。晴雯執壺、秦氏把盞，迎春、黛玉、尤二姐等每人親遞了三杯酒，鳳姐三人等飲畢，又每人回敬了一杯，這才依序坐下。鳳姐歎了一口氣，向黛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知道我素日在老太太面前，凡事多嘴多舌慣了的，實在我把事情干冒失了，我也後悔不來了。妹妹恨我這是不消說的，寶兄弟好好的為這件事出了家，他也是要恨我的。就是寶妹妹，如今弄的他守了活寡，他又不恨我嗎？噯！我真真的成了大觀園的反叛罪人頭兒了。昨兒晚上教蓉大奶奶把我數落的恨不能鑽到地縫裡。接著，晴雯這個丫頭也數落了我一頓，說太太當日攆他，只怕也是我調唆的。就只有金釧兒跳井，不好意思賴到我身上來。妹妹，你可再別記懷我了，只看我受這一回辛苦，將功折罪罷！」黛玉道：「鳳姐姐，你也不必再提這些事了。你只路上留神保重，找著了老太太，先差人給我們送個信來，我們就放心了。尤三姐姐、鴛鴦姐姐路上也好生留神照應，見了老太太替我們請安。」二人也答應道：「你們只管放心罷。」

秦氏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二孀娘請上車罷。」鳳姐站起身來，正欲作別，只見警幻與妙玉笑嘻嘻的走來，道：「我們來遲了，快拿酒來，我們借花獻佛。」晴雯忙送過酒來，每人又遞了三杯。各道了謝，彼此酒淚而別。鳳姐、鴛鴦坐了車，尤三姐架起手帕雲，兩個太監御車如飛而去。這裡迎春也回赤霞宮去了，香菱因要學詩，便與黛玉同住，尤二姐、秦氏各自回家，妙玉仍與警幻同住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再說賈母自從那日仙逝之後，一靈真性出了府門，四顧茫茫，不辨路徑。正在心中憂懼，只聽後面有人高聲叫道：「前面走的是老太太麼？」賈母回頭看時，認得是東府裡的焦大。

賈母道：「你作什麼來了？」焦大道：「奴才活了這麼大的年紀，如今老太太又去了世，奴才在小爺們手裡過著還有什麼趣兒呢，不如跟了老太太來見見老太爺們，強如活的豬狗不愛的。所以，昨兒晚上痛痛的喝了些酒，跌拌了幾下子，也就趕著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老孽障，你也活夠了？來的很好，我正盼個熟人兒呢。你去給我僱頂轎子，我步行走不動了。」焦大回道：「前面就是界牌，乃是陰陽交界，只怕預備老太太的轎子在那邊伺候著呢！」

賈母聽了，抬頭一看，果見一座界牌。但見人煙湊雜，車馬攘攘。焦大高聲嚷道：「噯，你們那個是榮國府預備老太太的轎子？」只見一伙人答應道：「我們就是的，你老是誰啊？」

焦大道：「浪王八羔子們，抬過來罷，老太太到了。你管我是誰呢。」眾人聽了，連忙抬過轎子，伺候賈母上了轎。焦大又問道：「樓庫槓箱呢？」有人答應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焦大道：

「好生抬著，緊跟著老太太的轎子走，預備路上好賞人。我的驢子呢？」只見一個小廝，拉過一頭驢來道：「焦大爺，你這個驢是林大爺、賴大爺給你預備的。」焦大道：「我知道。哦，這是他們哥兒倆可憐我沒兒沒女的意思。孩子，你把我抽上去。」這小廝將焦大抽上了驢，跟著轎子緩緩而行。但見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這邊去的，也有轎蓋接引的，騎馬坐轎的，逍遙步行的，也有披枷帶鎖的；那邊來的，也有歡天喜地的，愁眉淚眼的。賈母在轎中看見這些光景，惟有合掌念佛而已。

走了多時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伙囚犯，身上也有披著牛皮、馬皮、豬皮、羊皮的，也有披著驢皮、驢皮、貓皮、狗皮的，後面跟著幾個解差，手提悶棍，搖頭晃腦而來。忽聽囚犯內有個婦人高聲叫道：「驢上騎的不是焦大爺麼？救一救我罷！」

焦大問道：「你是個誰啊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是鮑二的女人，你老人家記不得了麼？」焦大道：「就是你這個浪東西嗎，悄默聲兒的罷，看仔細驚了老太太。」那婦人聽了，越發嚷起來道：

「轎子裡坐的是老太太麼？好老祖宗咧，救我一救罷！」賈母聞言，忙令住轎。只見那婦人早已跪在面前，哭道：「老祖宗可憐我罷！閻王老爺說我前生引誘主子，犯了淫罪，罰我變個騾驢子，只許受苦，不許下駒。老祖宗可憐我罷，我再不敢浪了！」這裡焦大也下了驢，吆喝道：「滾開罷，小東西！成天家擦脂抹粉的，恨不能怎樣才好。今日是自做自受，教老太太有什麼法兒呢？」賈母道：「焦大，我也想來，你雖是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子，伺候我到底不方便。這個鮑二家的雖然平常，到底是家裡的個舊人兒。你去和那些解差們商量商量，看他們肯教我們贖不肯？」焦大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忙走上前去，向那些解差拱手道：「眾位爺們站一站，我有件事和眾位商量。方才這個媳婦子是我們府裡的舊人，我們老太太要他跟了去服侍。眾位爺們通點情兒，讓我贖了去罷。」只見一個歪戴帽子的人，上前喝道：「胡說，你吃了燈草灰兒了，說的這麼輕巧。這都是王爺親點出來的，誰敢通情呢！」焦大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別生氣，咱們走衙門的人，一點弊兒不敢作，可仗什麼吃飯穿衣呢？哥哥總不肯委屈你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從槓箱裡取出一掛元寶來，笑道：「足足的十個，五百兩，敬你們哥兒們喝個茶兒。」那人聽了道：「這點子東西你老請收著罷，我們沒有身家也有性命呢！」鮑二家的聽了，忙跪下磕頭，哭道：「好爺們咧，開個恩罷，積修的好兒好女的。我給爺們磕頭。」

那解差便觀著眼一看，高聲嚷道：「老三、老五你瞧瞧，咱們的眼睛真是吃了蒜了，昨兒晚上瓜裡挑瓜，竟把這麼個妙人兒白饒過去了。」又笑問鮑二家的道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我記不得我的歲數，只聽見人說比我們二奶奶大一歲。」那解差聽了，不由的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又知道你們二奶奶多大歲數了呢？這麼個怪俊的模樣兒，原來是『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』的。」

罷了，我們行個好兒，老爺子，你把他帶了去罷。」說著，向焦大手中接了元寶，大家說說唱唱，押解其餘囚犯揚長而去！

鮑二家的過來給賈母磕了頭。焦大道：「鮑姑娘，你也顧點臉面罷，方才那個樣兒，我也替你臊的受不了了。」鮑二家的道：「你這個老人家，你才沒聽見嗎，昨兒晚上要是瞧出我俊來，我還不得乾淨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我們趕路罷。」鮑二家的道：「焦大爺，你到底也給我弄頂轎子來嗎！」焦大怒道：「不知足的東西兒，你才剛兒是轎子抬來的嗎？乖乖兒給我呀，步罷。這樣荒郊野外，教我在那裡弄轎子去呢。」

鮑二家的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生氣，過這個山坡，那邊就是豐都城的十里鋪，那裡轎子多著呢。街頭上有個尼姑庵，也讓老太太喝碗茶歇歇兒。你看我身上這個樣兒，也讓我和老太太討件衣裳換換嗎。」焦大笑道：「小東西，有這些印嚙就是了，走罷。」於是，又走了有四五里之遙，繞過山坡，果見人煙輻輳，熱鬧非常。路南有座小廟，上寫「觀音庵」三字。鮑二家的忙教住轎，攙了賈母出來，步入廟門。

只見一個尼姑迎了出來，道：「老施主請到禪堂坐坐。嚟呀，這一位好面熟啊，你不是在這裡住過的鮑二嫂子的嗎？」鮑二家的笑道：「老姑姑好記性啊！這是我們的老太太，是國公爺的一品夫人呢。」老尼姑道：「原來是老太太，失敬了。」

於是，攙了賈母到禪堂坐下。小尼姑端上茶來遞與賈母，隨跪下請安。賈母伸手拉起，細將小尼姑一看，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看這個小尼姑像饅頭庵的智能兒不像？」鮑二家的未及回答，只聽老尼姑道：「這是新收的徒弟，他說為找親戚來的。後來找著了一位姓秦的相公，他二人那樣親熱的光景，也難以言語形容了。我的意思要勸他還俗呢。」賈母聽了，也並不理會姓秦的是誰，但笑道：「可是呢，年輕的小人兒家，再別輕易出家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鮑二家的早偷了個空兒打扮了上來伺候。

賈母笑道：「浪猴兒精，多早晚兒可就將我的衣裳詭弄出來穿上了。」老尼姑笑道：「這位嫂子是老太太的管家，我也不敢說，上回在我這裡……」鮑二家的聽了著急，連忙拿眼瞪他道：「你去罷，把你們的好點心、果子撿些兒來給老太太吃，吃了我們還有趕進城呢，那有工夫和你敘家常呢。」老尼姑會過意來，笑著，忙命智能兒取了八碟果點之類擺上，賈母隨便吃了些。吃畢，只見焦大進來叫道：「鮑姑娘，你的轎子僱下了，請老太太走罷。我在外邊打聽了，城外鬧雜住不得。城內城隍大老爺衙門西邊，有一所大公館，又雅靜又離衙門近，明早先要到大老爺衙門過堂驗看呢，遲了怕趕不進城了。」鮑二家的回明了，攙著賈母走了出來，老尼姑看著上了轎方才回去。

這裡主僕三人迤邐行來，早望見一座城池，樓堞巍峨。焦大便吩咐轎夫「慢慢的抬著走，小心些兒，我頭裡看公館去了。」說畢，顛著驢子如飛而去。這裡賈母進了城，在轎內看時，但見六街三市，熱鬧非常，楚館秦樓，都如人世。正然看時，只聽焦大叫道：「抬到這裡來。」眾轎夫聽了，便跟了焦大抬進一座公館，落下轎來。

鮑二家的攙了賈母進了上房，只見裡面鋪設的十分幽雅。

賈母也覺得乏倦，伏了引枕閉目養神。焦大向鮑二家的道：「我已向主人家言明了，酒飯、茶水、燈燭一總包了，明日開發他五兩銀子，等老太太醒了，你就伺候洗臉吃飯，照應著行李槓箱。我要往大老爺轎門上打聽打聽，明日過堂是什麼規矩，也好預備。」說畢，一徑去了。這裡，賈母盹睡了片時，起來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細細的瞧瞧你。你既是家裡的人，我眼中怎麼不大見你呢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奴才們兩口子原是珍大爺那邊的人，璉二爺愛奴才的男人好，才要過來的，只在外邊當差，那裡能夠輕容易見老太太呢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怪道我瞧著眼生呢。那一年，在鳳丫頭屋裡，說他是閻王老婆的就是你嗎？」鮑二家的紅了臉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又揭挑起人家的短兒來了。」正說時，只見主人婆子送了臉水上來，賈母盥漱畢，然後端上飯來，乃是八個小碟、八個大碗、一個火鍋。賈母飲了兩杯酒，吃了碗飯。鮑二家的送上茶來，然後自去吃飯。

賈母下榻閒步，只見焦大走來回道：「奴才到衙門裡打聽了，見了個年輕的書吏相公，他說這裡的規矩，不論陽世的官職，一概上堂要跪聽唱名的，若無罪過還好，若有罪過時，立刻就上刑具的。奴才許了給他十個元寶，他才許了個明日見機而作的話。奴才想先把銀子給他，往後也就好說話了。」賈母聽了這番言語，自念生平雖無大惡，終覺不甚放心，便道：「有的是銀子，你只管辦去罷。你明日可怎樣呢？」焦大道：「奴才怕什麼呢，當日跟著老太爺出兵的時候，什麼酸甜苦辣沒受過呢。別說大老爺過堂，就是閻王殿上上刀山下油鍋，也不怕他。」說的賈母也笑了。焦大遂取了十個元寶，一徑去了。

這裡賈母又與鮑二家的說了一回閒話，各自歸寢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黎明，焦大便僱齊了轎夫，俟賈母梳洗已畢，坐上了轎子，出了公館。鮑二家的、焦大步行相隨。不多一時，早到了轎門。只見一個年輕的書辦，生得眉清目秀、齒白唇紅，在那裡笑嘻嘻的點手兒，教把轎子抬進角門西邊一個小院子內落下。自己走到轎前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晚生請老太太的安。」賈母見他人物風流，語言乖巧，就知是十個元寶的力量，忙欠身笑道：「相公你可好，我們諸事還要仰仗呢。」

那書辦道：「老太太只管放心，晚生無有不盡力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那書辦笑道：「晚生姓馮名淵，江南常州人氏，父親也做過官的。只因晚生買妾與金陵一個姓薛的，叫個什麼呆霸王，彼此爭買，他就倚財仗勢將晚生打死。晚生到了這裡告了一狀，查查姓薛的與晚生原有夙冤，又且他陽壽未終，難以結案。幸喜城隍大老爺也是南方人，姓林，可憐晚生無故受冤，又是讀書的人，就補了這個衙門的六房總經承之缺，如今也好幾年了。」賈母又問道：「大老爺是南方那一府的？」馮淵道：「蘇州府人，就是當日做過揚州鹽運司的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只見從儀門裡走出一個長隨來，叫道：「馮承承在那裡呢？」馮淵急忙答應，跑到跟前陪笑道：「潘二爺有什麼吩咐？」那長隨道：「老爺今兒身上不大爽快，教你把過堂的花名冊子拿進書房裡去過目呢，想是委少爺出來點點也未可定。」馮淵聽了，忙取出冊子，一面打開看著，一面又走到轎前問道：「老太爺的尊諱可是賈代善？老太太娘家可姓史？今年八十三歲了？」賈母未及回答，只聽那長隨嚷道：「快來罷，老爺在書房坐著笑著呢，早作什麼來，這會子嘮裡嘮叨，問這個問那個的。」馮淵聽了不敢怠慢，連忙拿上冊子隨著長隨進去了。

這裡，賈母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們聽見了，虧他不知道咱們是薛蟠的親戚，他才就是為賈香菱被薛蟠打死的那個公子。」

焦大道：「這倒不相干，他們當書辦的人，只知黑眼睛認得白銀子，那裡管什麼仇人的親戚呢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他才說這位大老爺姓林，做過揚州的鹽運司，咱們林姑老爺不是揚州的鹽運司麼？可惜沒有問他名字。」正說話時，只見馮淵喘吁吁的跑來，到轎前笑嘻嘻的道：「老太太恭喜，方才晚生拿上冊子去，老爺看了低頭沉吟了好一會，便吩咐教請少爺過來。少爺出來看了看冊子，他便回了老爺，要親身來看呢。晚生雖不知其中底細，看那光景，倒像和老太太是什麼親戚似的？老爺如今進了內宅，想是告訴太太去了，所以晚生先來送個信兒。若認了親戚，求老太太把賞晚生的使費，莫向老爺提起，晚生即刻就繳上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，些小筆資，那個衙門裡沒有。但只是我原有個女婿姓林，並無子嗣，只有一個女孩兒，去年也死了，如今是那裡的少爺呢？」鮑二家的聽了，忙插嘴道：「姑老爺在這裡為官多年，難道姑太太就再不養個老生子阿哥嗎？」招的馮淵也笑了。

正然說話時，只聽見堂上吆喝道：「閒人都退後些，少爺出來了！」賈母在轎內留神細看，只見兩三個小廝擁簇著一位少年公子，生得器宇軒昂，眉目清秀，年約二十餘歲。賈母細看，大驚，哭道：「來的不是我那珠兒嗎？」那公子見了賈母，也就上前抱住腿慟哭。眾人不解其故。正在驚疑之際，只聽堂上「當」的一聲點響，威武三聲，大門、儀門一齊洞開，出來了八個小么兒，將賈母的轎子抬起，那公子扶了轎桿，轉身進了儀門。又見一名旗牌跪稟道：「請老太太的轉。」堂上又威武了三聲，八個小么兒抬起，一直的上了大堂，穿暖閣兒進到了二堂，才然落轎。早見一位官員錦衣繡服，拱立轎旁。賈母下轎，仔細看時，果然就是林如海，不由的大哭起來。林公也自傷感，忙請安問好畢，兩邊閃出幾個僕婦來，攙了賈母往裡所走。剛到宅門，早見兩個丫環攙著夫人哭了出來。賈母認得是他女兒賈敏，母女二人抱頭慟哭。林如海在旁勸道：「老太太今日母女相逢，正該歡喜。夫人也不必哭了，讓老太太到上房裡去。」於是大家止淚，母女攜手進了宅門，丫頭門早打起簾櫳。

進了上房，只見裡面陳設的十分精雅，雖係幽冥，無殊人世。林公夫婦讓賈母炕上坐了，重新拜叩。賈母還了萬福。賈珠也來叩見已畢，一齊歸坐。賈母問道：「姑老爺是從揚州仙逝之後，就補了這裡的城隍麼？珠兒怎麼得到這裡的？」林公笑答道：「小婿自那年捐館見了閻王，閻王因查小婿做了一任鹽運司，竟不弄弄商人的錢，所以十分敬重，奏聞了上帝，就補了豐都的城隍，幫著閻王辦事。大姪兒也是閻王愛他的文墨，就留在案下文，後來小婿到任認了親戚，誰知他姑母就在他那裡呢。小婿現無子嗣，求了閻王，將大姪兒討了下來替我管管家務。那年東府裡的敬大哥到了這裡，定要把他帶了去見老太爺們去呢。小婿和他說之再三，他才給我留下了。」賈母聽了十分歡喜，道：「真是天緣湊巧，也是姑老爺的德行所致。」

賈夫人又問賈赦、賈政、邢、王二夫人的好。賈母便將賈赦犯罪抄家的話說了一遍，林公夫婦不勝歎息！賈母又向賈珠道：「你的蘭小子虧了你媳婦守著撫養他，如今也十七八歲了，詩也做的好，文章也做的好，也愛讀書。」賈珠聽了，不覺心內慘然，忙站起來答道：「這都是老太太素日的教養。」

賈夫人遂接口道：「我的黛玉兒丫頭今年也有十七八歲了，難為老太太把他接了家去恩養，他不知可比小時壯朗了些兒，還是那樣的弱呢？」賈母聞言，呆了半晌道：「怎麼的，你們沒見黛玉兒丫頭嗎？他死了有一年多了，這個孩子可往那裡去了呢？」賈夫人聽了，嚇得面目改色，半晌哭道：「怎麼的，我的黛玉死了一年多了，我們這裡怎麼總沒見他呢？想來必是老爺公出，衙門裡的人疏忽了，不大理論，送到那個地獄裡去了，不然就是打發到那裡脫生去了。這還了得！我的兒啊，苦了你了！」說著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賈母由不得也哭將起來。林公也傷心落淚，便向賈珠道：「大姪兒，你去叫了馮書辦來，吩咐教他在上年過堂的號簿上查一查，看看林黛玉的名字沒有？」

再到王府裡、崔判官衙門、轉輪王府裡出入的號簿上都查一查，就知道你妹妹的下落了。教他查明了，即刻回覆，」賈珠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即忙去了。林公又勸他母女道：「夫人不必哭了，只管放心，別說地獄是咱們管的，還怕找不出來麼？就是脫生了人家，也還容易辦的。老太太上了年紀的人，莫教他老人家只是悲傷。」賈夫人止淚問道：「我想黛玉小孩子家，三災八難也是常有的，不知得了什麼厲害病就死了呢？」賈母欲要實說出黛玉的病源，又怕賈夫人著惱，自己也覺礙口，便流淚含糊答道：「這個孩子生來的又弱又聰明的很，心眼兒又多，自從到家，三六九的咳嗽，我給他配的人參養榮丸，每日燉些燕窩湯，百般將養不能見效，後來到底吐血而亡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又哭道：「我的乖乖兒啊，真真的教我也後悔不來了。」賈夫人不解其意，乃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後悔，這是他自己沒造化，老太太白疼了他了。」

母女正然說話，只見個管家婆子走來稟道：「早飯齊備了，擺在那裡？」林公道：「老太太才來，身子乏倦，早飯就擺在這裡罷。你去告訴你男人，晚上預備酒席，或是小戲兒，或是八角鼓兒，不拘那樣，伺候老太太聽聽。」賈母忙攔道：「不用弄戲，等你們找著姑娘的下落，我再聽戲。」說著，只見賈珠也進來回道：「馮書辦已經遵諭查去了。」於是，丫環們擺上飯菜。賈母正坐，林公夫婦旁坐，賈珠下面相陪。

飲酒中間，賈夫人便叫：「司棋呢？」只見走出一個年輕的婦人來，跪下與賈母磕頭。賈母仔細一瞧，問道：「你不是二姑娘的丫頭嗎？」賈夫人道：「不是他是誰呢？前兒你女婿坐堂點名，問出他們的來歷，是和他姑舅哥哥潘又安婚姻不遂，雙雙自盡。你女婿憐他們義氣，留在家中配為夫婦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只知他有了不是，攆了出去了，並不知道他有這些鉤兒麻藤的事情。可惜迎丫頭老老實實的，他老子那個糊塗東西許給了孫家，女婿極平常，活活的把迎丫頭折磨死了。」賈夫人吃了一驚道：「迎丫頭也死了麼？老爺每日點名，怎麼也沒有點著他呢？」林公詫異道：「莫非世上的女孩兒都不屬我們管？怎麼過堂的時候，往往的也點著別人家的女孩兒呢？」正說到這裡，只聽窗外有人稟道：「潘又安回老爺的話。」林公道：「進來說罷，這裡也沒你可迴避的人。」只見潘又安進來，給賈母磕了頭，到林公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。林公默然良久，皺眉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們不用鬼鬼祟祟的，找不著姑娘，我是不依的。」林公道：「夫人不必著急，我另有道理。大姪兒明早親自帶些人去，到十八層地獄、七十二司查看一回。潘又安改了裝，在城裡城外、鄉村堡寨、庵觀寺院各處尋訪，斷無尋不著之理。再教馮書辦寫些告示，遍處黏貼，懸賞尋覓，更又周到些。」潘又安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去了。

這裡，大家用過了飯，漱口吃茶。只見焦大與鮑二家的走來與林公夫婦磕頭。焦大遂請示林公明日見閻王的規矩，並回明路上贖了鮑二家的話。林公笑道：「明日，老太太也不用去，你們也不用去。明日我進府面稟，閻王也不好意思不賞臉。你們放心，都吃飯去罷。」司棋遂將他二人領去款待。林公惟恐他母女傷懷，笑道：「夫人和大姪兒何不引著老太太到花園裡走走，閒散步兒，回來你們娘兒們鬥牌，我到書房裡催著他們辦文書，明早進府稟過閻王，就留老太太在這裡住一半年，等我明年轉了天曹，一同昇天。」說畢，各自起身去了。賈夫人、賈珠攙了賈母到花園各處閒步，又講些家中之事，不必細贅。

到了次日，林公進府辦事，午正方才回來，向賈母道：「小婿今早見了閻王，將老太太之事回明，便稽查冊子。老太太一生並無過惡，閻王甚喜，一切允從。焦大呢？」焦大見林公回來，早在門外伺候打聽，一聞呼喚，忙上來打千兒，道：「奴才在這裡呢。」林公道：「老業障，閻王說你喝醉了酒，不知主僕名分，混噁罵人，該下拔舌地獄。因你跟著老太爺出過死力，又嘴裡填過馬糞，暫且加恩予以自新之路。你很要改才好。」焦大忙跪下磕頭謝恩。林公又道：「鮑二的女人不准收贖，我求之再三，閻王不得已，還教我買匹驢子，償還他脫生的主兒，以結此案。」鮑二家的聞言，也過來磕頭謝了，合家無不歡悅。賈母也歡歡喜喜的住著，聽候找尋黛玉的下落。這也按下不表。

再說賈寶玉自從那日鄉試出場，在稠人廣眾之中，見了那個癩頭和尚合他點手兒，他便趁著人擠的空兒拋下賈蘭，跟著那和尚就走。那和尚向他臉上吹了一口，便覺心中迷迷糊糊，就像腳下生雲的一般。不多一時，走的連城池房舍的影兒都不見了。但見一個跛足道人在那裡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這裡來，這裡來，天倫至性，不可以不拜辭。」於是，二人引了寶玉來到河邊，只見一隻大船灣在那裡，便將寶玉扯上船頭，令其叩拜，寶玉此時明明見他父親坐在船內，心中只覺恍恍惚惚，口裡也說不出話來，身子好像由不得自己的一般。叩頭已畢，二人便攙了他上岸，腳不沾地，行走如飛。

走夠多時，只見前面一座高山，萬丈嶙峋，直插雲漢。進了山口，頓覺眼界光明，別是一番世界。寶玉此時才覺心中清醒，舉眼看那和尚、道士時，頓改了形容，那裡是什麼癩頭跛足的形狀。但見：這一個頭戴毗盧帽，衣穿袈裟，白面長鬚；那一個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美目修髯。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

真好似：

取經天竺唐三藏；夢醒黃梁呂洞賓。

寶玉看罷吃了一驚，倒身下拜，道：「請問二位師父的法號？」

那和尚笑道：「我乃茫茫大士，這位道友乃渺渺真人。我二人自開闢以來就在此山居住。」寶玉又道：「請問師父此山何名，這等■岑空翠？」那道人道：「此山名為大荒山，那中間最高的一峰就名青埂峰，下面有一洞府，名曰空空洞，就是我二人修真之所。你且隨了我們來，這裡還有你一個朋友在此。」寶玉聽了，不勝歡喜。便隨了他二人緩步而行，到了洞門口，只見上面懸著一石匾，鑿著四個大字道：「為善最樂」。西邊一副古對聯，鑿的是：

栽培心上地；涵養性中天。

寶玉笑道：「師父，這樣仙境為何不題些驚人之句，怎將一副極熟的匾對鑿在這裡？」那僧、道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道這對聯的話語極熟麼？口裡讀去自然很熟，親身行去只怕就覺很生了。你若能將這十四個字身體力行，便是禪門第一義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就如醍醐灌頂，恍然大悟。

只見那和尚將洞門的石環輕輕的擊了一下，叫道：「鬆鶴！」只聽「嘩啞」一聲開了洞門，出來了一個垂髫童子，問道：

「師父回來了麼？」卻又跑了進去。這裡僧、道二人引了寶玉往裡所走，一進洞門，但見奇花異卉，古乾虯枝，清香撲鼻，並

無半點飛塵，窈然而深，蔚然而秀。寶玉正在愛慕之間，忽見裡面走出一個少年來，笑容可掬的道：「師父辛苦了！寶兄弟來了麼？」寶玉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柳湘蓮，不禁大喜過望。要知二人相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